



读书心细丝抽茧,练句功深石补天。——柯灵



45 实话实说

◆书名:《李二舀从政记》
◆作者:老酒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县长位置有两个人选:周岚岚和缝绍德。如周岚岚任县长,缝绍德要过到县委任副书记;如缝绍德任县长,周岚岚就兼县政协主席。业余组织部部长们说,调整干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动了,其他都动,一人卡住,谁都没戏。能否皆大欢喜,不在商红雨,而在仇长喜。

就在与仇长喜谈心的那天当晚,二舀宿舍电话铃响个不停,有直接明侃的,有绕弯子透话的,有找吃饭喝酒的。

以往,二舀只在小说、报纸上看过,现在,自己身临其境成了当事人。先是公安局长“黑煤球儿”打来的,说:“上次在下大驴家喝多了点儿,总想向你道歉道歉,一直没倒开空儿。那天你走后,我说李县今后能成大事,不信你问大驴,有好几个人在场呢。还有件事儿,你一个亲属想调一下岗位,都办完了。”二舀还回头听说这事,想问个究竟。那边“黑煤球儿”也不容插话,开始唠起正事儿:“听说上边要来考核班子,李县要有啥想法,老兄给你撑撑腰。”二舀想说没有。

只说了“没”字,对方立马接了过去:“行,李县谦虚,而且还有自知之明。现在大家议论老缝可能有‘戏’,还请李县老弟支持一下,老缝如能上一步,对老弟也很有利,到时,我愿替你做工作。”

撂下电话,二舀琢磨“黑煤球儿”的这番话,说老缝有“戏”,这“戏”指的是啥?是县委书记还是县长?你公安局长代表谁,为何要这样?

正琢磨着,电话铃又响了。不等对方自报家门,二舀已听出是县文化局长。文化局长有点磕巴,越是着急磕巴得越厉害:“二舀你忙……忙啥呢?说话方便不?二舀说,没事,你慢慢说嘛。对方说是这样,你虽然分……分管工业,但文化事业的发……发展也离不开你……你的支持,我们班子想请你吃……吃饭,顺便汇报一下工作,你是全县……县的县长,不仅要管工业,也得熟……熟悉一下文化,为今后当……当主官打个基础。”二舀说:“吃饭改日再说,有啥事儿就直说。”对方说尊敬不如从命,按照您的指示,“我就直……直说了吧,组织部要来考核,省报一位领导让……让我捎信儿,给绍德县长关照一……一下。我看这事儿关……关系到你家弟

妹,我就一口答……答应了。”
二舀知道自己多说一句,那边就会有十句等着,因此耐着性子听,直到对方没啥说的了,才说声“知道了”。

二舀有些莫名其妙,怎么都是给缝绍德说情的,还没撤的事儿,竟托到省里厅级领导,自己老婆也拴了进来,真是岂有此理!

二舀随手拿起一本书,刚看两页,电话铃再响,只听里边大声小气地唠叨着:“我说李县,上次你定的几个企业减免税的事儿,我都办啦!不瞒你说,你的意见和缝县的意见很一致。不过,我可把这道金边镶在你李县政绩上了。我有个发现,如果缝县扶正,你当个常务,一定是珠联璧合最佳搭档……”今天是怎么了,电话一个接一个,像是约定好的,莫非政府班子真要大动?二舀尽量保持着平静,对税务局长说:“感谢你们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分管工业,与税务部门要经常打交道,今后还得多配合。有关绍德县长的事情,我心里有数。”撂下电话,二舀随手把线拔了。

次日晚,电话铃声仍旧不断,乡企局、水产局、环保局、二轮局、交通局的局长或是副局长给二舀打来电话,大多都是给缝绍德拉票的。直到夜里十点多,说客们的电话才告一段落。二舀毫无睡意,拨了家里电话。思凤听是二舀,老大的不高兴,说:“啥了不起的事儿,非要深更半夜说,正好做梦呢,单位今年效益好,奖金每人十万,刚发到我这儿,就让你给搅和了。”“你那梦还是少做点好,天天想着奖金,以后你接着睡觉!”二舀数落一通思凤,才把话转到正题,说:“你们报社领导也当了说客。”思凤不以为然:“他副总编能把我咋地?我又不想弄个一官半职的。关键是你,初来乍到的,还不知那儿的水有多深,在对待缝县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

二十多天,考核组果然到了。先是召开县直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大会,听取商红雨和仇长喜代表两个班子的述职报告,两人的述职虽各有侧重,但难免会有重复。考核组给与会者发了两张表,一是对县委班子及其书记常委的评价表,一是对县政府班子和正副县长的评价表。没等考核组长讲完填表说明,人们已簇拥到了投票箱周围。述职测评后,考核组立即开始谈话考核。

考核组在县里一连工作两天,很快完成了任务,最后一晚,商红雨出面宴请,又在歌厅唱了一通歌,闹到半夜才罢休。



5 阿富汗的牧羊人



◆书名:《公正》
◆作者:《美》迈克尔·桑德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真实的道德困境,它在某些方面与那个假想的脱轨电车的故事有些类似,然而,事态将如何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之变得更加复杂:

2005年6月,一个由美国海军士官马库斯·勒特雷尔和其他三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所组成的特殊军事小组,在阿富汗境内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地方,进行一项秘密的前期勘察任务:寻找一名塔利班领导人,他是奥萨姆·本·拉登的亲信之一。

据情报显示,他们的目标是率领140~150

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藏匿在山区禁地的一个小村庄内。这一特殊军事小组在山脊上占据了一个位置并俯瞰那个村庄,突然,两名阿富汗农民赶着上百只咩咩叫着的羊,和他们撞了个对面。他们还带着一个约14岁的小男孩。这些阿富汗人没有武器,美国士兵用步枪对准他们,命令他们坐在地上,接着便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几个人。一方面,这些牧羊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另一方面,如果放他们走,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告诉塔利班分子,有一帮美国士兵在这里。

当四名士兵仔细考虑他们的可选择余地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带绳索。因此,捆住这几个阿富汗人以争取时机找到另一个藏身之处的办法,在此时并不可行。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要么杀了他们,要么放他们走。勒特雷尔的一名战友认为要杀掉这些牧羊人:“我们是在敌后执行任务的现役军人,受高级长官的委派来到这里。我们有权做任何事情来挽救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军人将如何作出选择,这一点显而易见,放走他们是不对的。”

勒特雷尔难以抉择,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从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战友说得对,我们不能放走他们。可是问题在于,我还有另外一个灵魂,我的基督徒灵魂。它一直向我施压,有个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不停地告诉我:杀害这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不对

5 短命的复辟闹剧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赶紧与他人联络。16日凌晨3时,当他和孙武等人匆匆赶到军政法处进行营救时,被告知张振武已被刑拘,同时,他们也亲眼看到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孙武震惊无言,同行的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

如此残杀革命功臣,举世皆惊。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询案,刘成禺愤言道:“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由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王矣!”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3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但是,狡诈的袁世凯早有脱身之策。21日下午,他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等到总统府面谈。袁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他将杀人之过全部算到黎元洪头上,自己则表现得非常无辜,让众人无言以对。

袁世凯此招一举两得,既除掉心腹张振武,又搞臭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而自己则摆出无可奈何的架势,结果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

◆书名:《建党伟业》
◆作者:张珊珍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了之。如果说杀害张、方袁世凯还能透过他人,那么,杀害宋教仁则是袁世凯直接下的毒手。

宋教仁,湖南桃源县人。自小淡泊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1902年,在武昌就学的他结识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3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为副会长。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7月,他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潜赴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0年春,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力量骤增,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担任《民权报》主笔,他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同盟会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武昌起义成功后,宋教仁对军政首脑大权旁落深为警惕,他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功,又转而从地方政权建设入手,起草《鄂州约法》,经审定,随即由军政府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他很快就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仍然主张内阁制,并被孙中山所接受。以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约法》和该宪法草案为蓝本的。

宋教仁热心于政党政治,他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他计划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有制衡作用的议会型政党,以“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当时其他党派所谓联合,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党——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虽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委托宋教仁代理,因此,实际上是宋教仁一手领导国民党。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陆游

的。”39勒特雷尔没有说明他所说的基督徒灵魂是什么意思,然而在最后,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杀害这些牧羊人。他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放走了他们。(他三个战友中有一个弃权了。)正是这一票,让他后来无比悔恨。

在他们释放那几个牧羊人一个半小时以后,这四名士兵发现自己被80~100名手持AK-47和火箭筒的塔利班分子所包围。在接下来的那场惨烈的战斗中,勒特雷尔的三名战友都遇难了,塔利班分子还击落了一架试图解救该海豹突击队的直升机,机上16名士兵全部遇难。勒特雷尔身受重伤,他跳下山坡并爬行了七英里,来到一个普什图人的村庄。那里的居民保护着他,不让他落入塔利班分子之手,直到他获救。

在回忆录中,勒特雷尔谴责自己所投的赞成不杀那些牧羊人的一票。他在一本有关此次经历的书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作出的最愚蠢、最糊涂、最笨的决定。我当时一定是脑子出问题了。我投了这样一票,而我实际上知道这是签下我们的死亡执行令……至少,当我回顾这些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决定性的那一票是我投的,它会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栖息在东得克萨斯的一座坟墓里。”

使这些士兵所处的困境如此艰难,部分原因在于一种不确定性,即他们不确定如果他们释放那些阿富汗人后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仅仅走开而已吗?他们会不会通知塔利班分子呢?然而,假如勒特雷尔当时知道,放走那些牧羊人会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斗,造成惨重损失——19名战友丧生,自己身负重伤以及军事行动的失败,他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吗?

对于勒特雷尔来说,当他回顾此事时,答

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会杀了那些牧羊人。考虑到接下来的灾难,人们对此难以表示反对。从数目的角度来看,勒特雷尔的选择类似于脱轨电车的情形。杀害这三名阿富汗人,将会挽救他的三个战友和那些试图解救他们的16名士兵的生命。然而,是哪一个版本的脱轨电车情形与此类似呢?杀害这些牧羊人像是转动电车的方向盘呢,还是更像将那个大汉推落桥下?勒特雷尔预料到了危险,但仍然不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这一事实说明,它跟推人落桥的情形更为接近。

然而,杀害牧羊人的理由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推人落桥的理由更有说服力。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据结果怀疑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而是塔利班分子的同情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类比:如果我们同样相信,那个站在桥上的人使那辆电车的刹车失灵,以企图撞死那些在轨道上工作的工人,那么,将他推向轨道的道德理由会变得更加有力。我们可能仍然需要知道,他的这些敌人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他想杀死他们。如果我们知道,轨道上的那些工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而桥上的那个大个子是个纳粹分子,他企图使刹车失灵而撞死他们,那么,将他推落桥下以挽救那些工人的理由,将在道德上更有说服力。

当然,很有可能那些阿富汗牧羊人并非塔利班分子的同情者,而是这场冲突的中立者,甚至是塔利班分子的反对者,他们是受到塔利班分子的胁迫而透露了美国士兵的藏身之地的。假设勒特雷尔和他的同志们确切地知道,这些牧羊人对他们没有危害,但是会被塔利班分子折磨而供出他们的位置,他们可能会杀了这些牧羊人以掩护他们的军事行动和保护自己的生命。然而,与他们知道这些牧羊人是支持塔利班分子的间谍相比,他们在作出杀害这些牧羊人的这一决断时,可能会更加痛苦(在道德上也更站不住脚)。